



潘传学 / 潘传幸 著

中国三峡出版社

张献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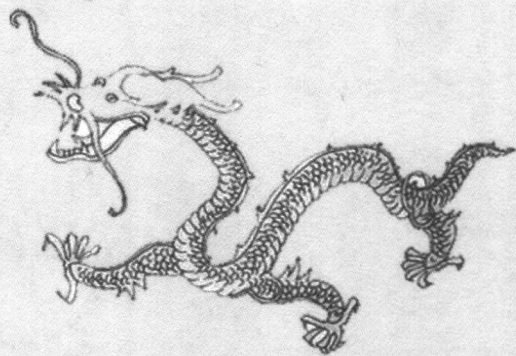
下



落日
照王旗

张献忠（一六〇九至一六四七），陕西延安人。崇祯
米脂起义，自号八大王。后破凤阳，焚皇陵，杀嘉王，瑞王，
十七年占成都，国号大西，改元大顺。屠蜀，千船沉银，迷。





张献忠

(下册)

◎ 潘传学 潘传孝 著

中国三峡出版社



C 目 录

Contents

目
录

第一部

星垂平野



楔 子	(3)
第一章	(7)
第二章	(24)
第三章	(37)
第四章	(53)
第五章	(71)
第六章	(90)
第七章	(106)
第八章	(115)
第九章	(128)
第十章	(140)
第十一章	(152)
第十二章	(170)
第十三章	(185)
第十四章	(203)
第十五章	(210)



第十六章	(224)
第十七章	(234)
第十八章	(240)
第十九章	(259)
第二十章	(270)
第二十一章	(282)

第二部

月涌大荒



第二十二章	(299)
第二十三章	(318)
第二十四章	(337)
第二十五章	(347)
第二十六章	(366)
第二十七章	(380)
第二十八章	(392)
第二十九章	(404)
第三十章	(419)
第三十一章	(432)
第三十二章	(442)
第三十三章	(458)
第三十四章	(471)
第三十五章	(484)
第三十六章	(500)
第三十七章	(511)
第三十八章	(527)
第三十九章	(545)



第四十章	(555)
第四十一章	(567)
第四十二章	(582)
第四十三章	(597)

第三部

残阳如血

第四十四章	(617)
第四十五章	(633)
第四十六章	(650)
第四十七章	(666)
第四十八章	(682)
第四十九章	(698)
第五十章	(710)
第五十一章	(723)
第五十二章	(737)
第五十三章	(750)
第五十四章	(764)
第五十五章	(780)
第五十六章	(790)
第五十七章	(804)
附录：张献忠大事年表	(819)
编后记	(823)





第三十章

1

义军聚集在林中营地，浑身透湿，眼睛疲倦无神，忙着整理各自的行军装备。从迷宫般的树枝间透下的绿色光亮笼罩着他们，在树叶树枝和藤蔓之间，许多面孔露着刺伤划伤的紫色斑痕。

张献忠、曹操立在一个土坡上。连续两个多月的奔波，义军将士个个疲惫不堪，士气低落。曹操肚子里也憋着一肚子火。

“你不能去对女人谈女人，她装起听得很认真，实际心里酸溜溜的。”张献忠冷不丁冒出这么一句。

曹操转过身又吃惊又好笑地看着张献忠。在这种时候，突然谈女人什么的，的确有点好笑，至少显得不合时宜。

“自从咱知道她……”张献忠继续说。

“谁？”曹操问。

“寇莺，咱小时在柳树涧念私塾时的同窗，咱自从知道她



●

张

献

忠

在汉中后，汉中那地方就吸引着我。老想统率一支大军打到汉中去，想了好多次，可无形中总有一股力量阻止着我，使我不能成功，无法接近那个地方。”张献忠说罢，挥刀猛力向斜逸在眼前的一根枝叶斫去，那根足有手臂粗的树枝应声断在地上。然后仰起头去，从林梢空隙处望着天空。

十天前，在从百丈关退回路上的剑阁扎营时，张献忠的确曾向白飞云谈起过寇鸢。白飞云当时听得很认真，联系自己的经历，甚至还很感动。不知怎么张献忠却产生了另外一种感受。但此时，张献忠这番跳跃性很大的话是故作轻松。官军在达州没能堵住义军，杨嗣昌开始实施鸡笼计划的第二步，所以张献忠、曹操才得以关山渡若飞，一口气越过十几个州县而如入无人之境。陷剑州，过剑阁，趋广元，直走阳平关，准备突入汉中，却发现明总兵赵光远早已严阵以待于关口，转奔百丈关，又遇贺人龙、李国奇严兵把守。攻了几次，无法攻破，只得退了回来。而这时张应元已紧紧咬在后面，随杨嗣昌入川的猛如虎也从南面堵了上来。处境危险，显而易见。

曹操似乎这才闹明白，张献忠一直撺掇他往攻汉中，竟还窝着这么个心思，于是有种被耍了的感觉，说话也就不那么客气：“我说八大王啊，咱老罗也不好笑话你，看你平时杀人不眨眼，心硬如铁，怎么又这般儿女情长起来啦？”

“怎么，我还是人吧？像你，他娘的牛一头，只知干事。”张献忠反感曹操说他杀人不眨眼，话说得很粗。

“算啦。”曹操见张献忠动气，打住话头。“一天到晚走，我手下弟兄快吃不消了，要我来问你，老这样跟官军较脚劲，该到哪一天啊？”

“老罗，你还是曹操呢。好虎难抵群狼，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你还不知道这是一计吧？”张献忠捋着虬髯含讥带讽地说。

“可要走到什么时候呢？”



“走到张应元那小子认为咱们不堪一击的时候。”

“就照你说的办吧。”曹操举不过张献忠，最后说。

十月十九日，义军行抵梓潼上亭铺。骑在黑缎马上的张献忠勒住马缰四下望了望，又叫张君用去叫曹操。随后两人带上一帮子亲随四处察看地形。见这一带山险林密，决定在此处设伏。

“老罗，你还是扮演老角色，待咱这里打热闹了，你再杀回马枪。”张献忠说。曹操离开时，张献忠又补上句，“可别忘了扔路标。”

“知道。”曹操笑着回答。很快带上本部人马离开了。

凤凰寺是上亭铺附近密林中的一座寺庙。张献忠将老营屯在庙前一个大院子里。因庙太小，仅将丁于飞等十余个女眷安在庙内住。又将庙内和尚召来，下了命令：“咱们在此期间，不得擅自下山。否则杀头。”那几个和尚做出很害怕的样子，缩着脖子唯唯着忙不迭地答应。

天气一天比一天冷。女眷们一住下来，就忙着为自己的亲人赶做鞋袜，缝制过冬棉衣。丁于飞去马樱房间，问：

“马樱，我叫你缝的棉衣呢？”

马樱说：“夫人，已缝好了。”

从十八寨起事，已过去十年时间，丁于飞早没有了少女时期的梦幻和任性，脸上多了的是稳重。张献忠其他的夫人都盯着她，她必须使自己稳重起来。渐渐，她自己都感到具有一种夫人的仪态了。但她对柳涧，仍然比对其他人要多一份关心和照料。她吩咐马樱赶制的棉衣，就是给柳涧的。她暗中观察到柳涧身上的那件棉直裰已破烂不堪。听马樱这样说后，立即吩咐人去叫柳涧第二天到老营来。

张献忠忙于布置战斗，很少回来，即使回来，也是匆匆来去。作为后勤总管，丁于飞感到自己肩上的担子很重。她除必



●

张
献
忠

须组织好全军的粮饷分派外，还得照料好每一个义军首领的眷属。而女人，虽然她自己也是女人，但她仍然感到，是最不好照料的。

从马樱处出来，迎面遇到天河低着首过来。

法号天河的和尚是这个庙的住持，可背地里庙内其他和尚却称他为“铁碓窝。”丁于飞一直纳闷，为啥叫这么个绰号，及至有天看见另几个和尚找天河开玩笑，在院内一齐出手揼他。一脸漆黑，矮壮如秤砣的天河，那几个年轻和尚用尽吃奶力气，却没能将他撼动一丝，末了天河轻轻摇动一下膀子，那些和尚竟都七仰八叉倒地上去了。丁于飞这才恍然大悟：真像个铁碓窝啊。

422

“夫人安好。”天河走过丁于飞身边，双手合十问了一声，就低着首侧身过去。“怎么不见你家大帅回来呢？”天河已走过，回过身又问了一句。

“喔，他到五妇岭去了，说过今天晚些要回来的。”丁于飞说罢这句话，顿感失言，这可是军机大事啊，怎能随便说呢。掉头去看，铁碓窝已闪身进了厢房。

第二天一大早，柳涧就往凤凰寺里来。整个庙内异常的清静。一个人影也不见。连叫数声也无人答应。反常的情况，叫柳涧神经紧张起来。丁于飞室内空无一人。推开另一个房间，发现十多个女子全倒在血泊中，只有马樱还有气。柳涧唤醒马樱，马樱吃力地说：“夫人，给铁碓窝掳走了。”再叫，马樱已不能应声。顾不得多想，柳涧拔出剑就沿河追去。追出一程路，柳涧望见了天河的背影，手里提着一把刀，一个人走着。

原来，天河是扫空王张一川手下一员将领。扫空王当过义军，熟悉义军的作战习惯，预先叫天河带几个人来到这里，将原有和尚尽行杀害，在庙内潜伏下来。果不出所料，义军来了，而且张献忠住在庙内。他探听到义军准备在上亭铺伏击的重要情报，已经准备回去报信了，却偶然从丁于飞口里知道张献忠



夜里要回老营，就起了杀死张献忠，建立不世功勋的大胆想法。不料当晚张献忠并未回来，天河垂涎于丁于飞的美貌，临时决定将丁于飞掳走。

天河一行带着丁于飞沿河往上游疾走，见柳涧独自来追，自恃武功高强的他，叫手下带了于丁飞先走，自己留下来断后。柳涧追上，两人就在陡岸上打斗起来。天河虽然比柳涧矮了半截，但交起手来却一点也不吃亏。柳涧拼全力相搏，才勉强打个平手。搏杀中，眼观六路的天河瞥见远处腾起的尘头，知是义军的援兵至了。急于脱身不得，心里迅速转念。原来，这天河除刀法精湛外，还有一绝活，可以将脑袋当第三只拳头用。柳涧一刀砍下，天河举刀格开，就势跃起身将他的铁头向柳涧胸膛撞去。柳涧猝不及防，胸脯挨这重重一顶，向后便倒，刀也脱手了，却捞住了天河撞人时耸上脖子的袈裟。两个人都“咚”地从两三丈高的岸崖跌了下去。

马队赶到，张献忠一挥手，一拨人继续纵马前撵。张献忠跳下马背，尚见两个人头在水中沉浮，忙叫人跳下水去救捞。

一会儿，丁于飞被救回来。可柳涧已不见了踪影。

捞不起柳涧的尸体，张献忠只得在河边设祭。

张献忠想到柳涧从小跟他，动了真感情。丢开徐以显草就的祭文，立在河岸上扯着嗓子说：“柳涧，死生有命，你死了，我心里特不好受。待咱逮住了扫空王那杂种，一定活扒了他的皮。你就放心去吧。尚享。”

丁于飞哭成了泪人。

2

张应元一直尾着张献忠紧追不舍。土地岭一仗惨败，使他对张献忠怀了深深的复仇心理。

张应元见张献忠出剑阁后直奔梓潼方向，以为必奔绵州无疑。而猛如虎等正从绵州方向包围过来。他岂能放过这样一个



●

张
献
忠

全歼张献忠的机会。立即麾师没日没夜地往梓潼赶。但张献忠的勇猛狡诈，又使张应元不能不格外小心。他特别留心义军倒在沿途的死尸。先还很少，很久才零星看见一具，后来就一天比一天多了。但每发现一具，总要亲自驻马观察一番。行至连镇，中军来报告：“张将军，前面又有一具流寇死尸。”

张应元在穿着大红绸衣的尸体边下了马。从穿着上判断，这应是流寇中的一个小头目。

“把衣服剥开。”他吩咐。

尸身上的绸衣很快给撕开来。赤裸裸展示在眼底的，是一具形销骨立肚子奇胀的尸体。他拔出佩剑，“哧”地一声将肚腹划开，又挑开胃。里面全是杂草。张应元默默站了一阵，就着死尸上脱下的衣服将剑拭净，插回鞘内。“流寇看来真到山穷水尽的时候了。”他在心里说，然后大声发令：

“传令各营人马，加快行军速度，务必追上。”

张应元上了马，他现在信心更足了。他手下的士兵虽然也一个个精疲力竭，可毕竟每天吃饱了肚子。要对付这些靠吃草根的流寇，他认为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为了追上流寇，张应元下令所部人马，每天走一百二十里。第三天傍晚，一路急追的张应元部赶到了土门垭，正下令安营，忽接前方塘报：“发现流寇一支人马，打着献贼的旗号，正沿着长卿山北麓向五妇岭方向逃窜。”

追不追上去呢？张应元知道，这条道是金牛古道的一段，里面地形极为复杂，山沟极多，山险林密，流寇完全可能在里面设伏。正拿不定主意，又报方国安部赶到了。大喜过望的张应元下了决心，对身边一个亲兵说：“你去对方将军说，请他从五妇岭南麓截住流寇逃路，我从北面掩击。”

张应元立刻麾师追上去，追进一条深沟，将这队义军追上，大杀一阵。义军丢下数十具尸体逃走。

是继续追还是退出沟去？已进入深沟的张应元见天色已晚，



所处地方右是悬崖，左是绝壁，又迟疑起来。

“将抓的俘虏带过来。”张应元说。

很快一个俘虏带到了张应元面前。

“你是哪个营的？”张应元问。

“小的叫马上飞，是八大王威武营九哨第七队的。”

“献贼大部可在这沟内？”

“没有没有，八大王率大队先一天就从金牛道过去了。我们是奉命出来打粮，走掉了队，想穿曹家沟抄近路去赶大队。不想给你们撵上了。”

“这条沟你说叫什么？”

“曹家沟。”

“你怎么知道？”

“当地向导告诉的。”

“这沟穿得过去吗？”

“穿得过去。听向导说，就是路难走一点，可是比走官道要近一半。”

张应元听了十分懊恼：把流寇小股当成大股了。看看天色渐晚，士兵又累又乏，既是流寇小股，也不担心遭埋伏，决定就在曹家沟中扎营一宿，第二天穿沟去追。

半夜，长卿山上突然风雨大作。雨声松涛突然间变成了千军万马的呐喊。白天埋伏在山上林中的义军耐心等到半夜发起了进攻，直扑沟内官军营地。

混战至天亮，雨也停，风也住了。转战至一处高地的张应元放眼一看，五妇岭上白旗、红旗招展，漫山遍野都是义军的人马。混战中不知不觉离昨夜扎营的地方已好几里地。清点人马，已损失一半。川军两哨全军覆没。主将曹志耀、王光启战死。更令张应元惊心的是，前面山口已被堵死。堵住口子的是曹操。曹操虚张声势直奔绵州。猛如虎担心绵州有失，不敢孟浪，在绵州停下来摆好架势迎战，不料曹操大部人马却突然回



●

张
献
忠

师梓潼，参加了对张应元的围歼。张应元知道只有拼死突围一途了，将人马分为两部，令张一川断后，自率一部往前突围。

“活捉张应元！”

“抓住张一川，为柳将军报仇！”

山谷中振响着怒涛般的狂喊。

殿后的张一川知道，落入张献忠包围，除非死战，否则断无生理。于是挥动手中八十斤重板斧勇不可当冲在前头。王应龙上前接仗，两个回合就退了下去。王尚礼又上来，同样两个回合，也败了下去。随着张一川手里那柄板斧呼呼舞动，周围下起一阵血雨。张一川就像冲入网罗的一头兀鹰，带着这张已牢牢套住了他的大网往前冲杀了十几里地，身边只剩下百十余骑。张一川见和张应元前队已完全给义军截断，灵机一动，斜刺里钻进了另一条山沟。山沟内完全无兵。几十匹快马走出山沟，才发现又上了金牛古道。张一川和身边亲随这才喘出一口长气，以为终于冲出了重围。前面是一条由青石板铺成的大路，右边紧贴山壁，道左是好大一坝水田。张一川率领亲兵贴山根走在石板路上，林中突然响起一阵鸟统。那些战马骤受惊吓，纷纷窜入烂泥田中。马足给污泥裹住，拔不出来，发出惊惶的嘶鸣。马在水田中蹭蹬，践踏得泥水飞腾，马足却越陷越深。从林中冲出的义军，从四面围住水田用弓箭乱射。

由于张一川的牵制，使张应元减轻了突围的压力。往前冲杀了一程，前面杀声震耳，发现方国安也给堵在沟里了。两军赶快合在一处，并力往外冲。且战且行至五妇岭。又见两山夹峙，中间羊肠一线。正狐疑间，五妇岭山腰又是一声号炮响，先是一阵急雨般的箭射下来，紧接步兵如潮水般涌下。方国安奋力上前迎战。战袍给戳穿多处，头盔也砍脱了。张应元拼命往前，退至石马坝，骑兵又追了过来，手下两员大将赵光明战死，李子龙被俘，好不容易突围到梓潼城下。

梓潼城南门水毛河上只有一座安泰桥，是用巨木搭在石墩



上架成。已成惊弓之鸟的官军争着过桥。桥身太窄，很快将桥堵塞。张应元立在桥头，连砍数人，秩序才有所恢复。人马还没过尽，义军追兵赶到了。没来得及过桥的溃兵只好扑河逃命。不巧头夜的一场大雨，山水暴涨，下到河中的溃兵大多被水冲淹而死。

为挡住追兵，张应元下令烧桥。从就近民屋内扯来稻草门板桌椅，一起堆放桥上，堆起几人高的一座柴山，放起一把火来。

张献忠驰马来到桥边。见火势熊熊，无法过河，只得收兵。

3

王应龙看见给五花大绑带上来的张一川，立刻大声叫：

“砍了他，给柳涧，还有苗美报仇。”

张献忠捋着虬髯笑眯眯说：“忙什么，咱们和扫空王是故人嘛，先拉拉话。”然后眼睛转向张一川，“扫空王，久违了。”

“呸。”张一川瞪了张献忠一眼，吐出一口唾沫。他知道今天难免一死，不如英雄一点。

张献忠不恼，仍然笑着问：“扫空王，你害怕了吗？”

张一川将头拧向一边。

“你杀了苗美，这账咱给你记着十年了，又害死了咱的好兄弟柳涧，今几个两笔账一拢总算，不亏你吧？”张献忠说，“念在咱们是故人份上，你自己说，怎么死？”

张一川昂起脖子：“今天落在你手里，有什么说的，要砍要剐，随你便吧。”

“好，英雄，痛快，那咱老子就剐了你！”张献忠说罢，上来几个人，将张一川推去绑在一根丫木上。

专门挑出的十几个干过屠工的兵士手执锋刃的牛耳尖刀，轮流上前施刑。依次切去张一川的双眉、两肩、双乳。拇指大一小块一小块的肉团给刽子手割下后随手扔在地上。五六条狗



●

张
献
忠

在刽子手脚边争抢着。很多肉块还没有落地，狗嘴就伸上去接着了。有时两三条狗同去争一肉块，就打了起来。扫空王血淋淋的身子不断颤动，甚至在已剜出心肺挂在丫木上过了一段时间后，那颤动也没停止。

刚刑足足进行了两个时辰。张一川还剩一副骨架绑在行刑丫木上，看去很恐怖，连最后一条贪馋的狗，仰头看了一眼后，也倒退着跑开去。

“苗美，柳涧，你俩地下有知，看着咱今几个刚扫空王，该痛快吧？”张献忠望着张一川那副骨架，自言自语说。

4

428

在钦天监正指点下，崇祯看见了那颗嵌在森森夜空中的彗星。金光闪闪，形状像一柄小小的金笏帚。他没有看见，不过监正说有，就在那跟一枚银杏差不多大小的彗星里，有人马晃动的影子。他也相信有。作为“上应星象”的帝王，在历代史籍中，他特别注意《天官书》、《律历志》一类典籍中关于星象的记载。彗星或彗星，也就是民间俗称的扫帚星，历来就是兵乱之象。他清楚地记得，《史记·天官书》中曾有“吴楚七国叛逆，彗星数丈，天狗过梁野，及起兵，遂伏尸流血其下”的记载；《后汉书·律历志》曾有“有星孛于张南，行五日不见，彗星者，恶气所生，为乱兵”的记载。监正告诉他，这颗彗星今年是第二度出现在天空了。如此频频出现，是在向他预兆什么呢？兵乱，什么人的兵乱，哪个地方的兵乱？辽东？不会是辽东，辽东现在很安静；那么秦地，不会是秦地，郑崇俭才有奏报；那就是楚地了。念及此，崇祯心里突然被一种巨大的恐怖攫紧。莫非是楚地？监正不是说彗东南么？张为周地，于张东南行，即翼轸之分，翼轸为楚，莫非周楚之地将有兵乱？但会是谁呢？回革左五营？不会。他知道回革左五营虽说近几年潜通英、霍，年年夏伏而秋出，在江北一带骚扰，可这几人胸



无大志，只能算是跳梁鼠辈。那么就是张献忠了，可是张献忠和曹操眼下正被杨嗣昌蹙于蜀地。据杨嗣昌奏报，献、曹两营人马合在一起不过万余，虽说在梓潼曾将追击的张应元打败，但于官军毕竟只是小挫。而且正被杨嗣昌按布画蹙向川西南蛮夷之地。那么这字星究竟是向他预兆什么呢？真的会有兵乱出现吗？而眼下只是一场更大的风暴到来之前的暂且的宁静？

太监高时明过来，诚惶诚恐地跪下：“启奏陛下，田娘娘请陛下过去一下。”

崇祯的呼吸一下屏住了。这么晚田妃来请他去玉熙宫，莫非是五皇子出事了？

田妃一共为崇祯生了三个皇子。二皇子、四皇子和五皇子慈焕。慈焕最小且聪明伶俐，平时最得崇祯喜欢。十天以前，慈焕突然得了痘疹。这病来得又陡又急，虽经太医诊治，高热一直不退，病情反而一天甚于一天。崇祯不敢往下想，也不敢深问慈焕病情到底如何，匆匆移驾来到玉熙宫。他看接驾的田妃，人又瘦了一圈，眼窝下有两团大大的黑晕。那是睡眠不足造成的。

“五皇子，他？”崇祯问。

田妃默默无言，眼圈红红的，引着崇祯进殿。数盆兽炭将房间烘得暖烘烘的。在明亮的烛光下，崇祯看见双目紧闭的慈焕拥在黄衾下。也许是知道他盼望的父皇来了，还是崇祯从外面进屋身上的寒气刺激，崇祯刚走近床边，慈焕的眼睛就睁开了，费力地将小手伸出来，握住了崇祯的手。崇祯感觉慈焕的手好软好烫。

“皇儿，你感觉如何？”

“我感觉周身轻飘飘的，像踩在棉花团里一样。皇父，你好吗？”

“我好。皇儿，比昨天，你气色好多了，身上也没那么烧了。”崇祯脸上挤出慈爱的笑容。



●

张
献
忠

“嗯，我好快乐。皇父，你不知道，你来以前，九莲菩萨正牵着我玩呢。”

崇祯心里一咯噔。慈焕说的九莲菩萨，是他的祖父万历的生母孝定李太后。李太后一生好佛。宫中就在李太后的画像下加了佛家的九莲座。所以宫中有提到孝定太后时，都习惯称九莲菩萨。不过孝定已死多年。慈焕怎么梦见和她一起玩？

“九莲菩萨？”崇祯大惑不解。

“嗯，是九莲菩萨。”慈焕盯着他的父亲，点点头，说得很认真。“九莲菩萨穿着一件雪白的衣服，衣上还垂着好看的璎珞，头上挽着螺髻。她牵着我，行走在云雾中。她说，她是来看她侄孙的，顺道来带我玩。”

崇祯心里又是一沉。

孝定所说的侄孙，是孝定亲兄的孙子武清侯李国瑞。薛国观为首辅时，见崇祯一天到晚为筹饷的事发愁，就出主意说：“陛下，京中戚畹勋旧缙绅殷富的多，何不向他们借助一些呢？微臣想，只要戚畹勋旧倡导，做出榜样，在京缙绅自然会跟着出钱。一家只要拿个五万十万出来，那饷的事不就解决了吗？”崇祯当时说：“借助的事，朕也曾想过。只因怕行起来会有很大阻碍，一直未下决心。”薛国观躬身奏道：“在外缙绅，由臣与宰辅诸臣倡导；在内戚畹勋旧，非陛下独断不可。”崇祯经这么一说，下了决心，问：“你看戚畹中谁可以做个倡导？”薛国观就说：“武清侯在戚畹中较为殷富，由他来倡导最好。”崇祯于是下密旨，开口就向李国瑞借四十万两白银。李国瑞富是事实，可要一下拿出四十万也非易事，结果把家里所有东西都变卖完，也还没有凑齐。崇祯一心要开好这个头，追比不已，将李国瑞削去封爵，下镇抚司狱。此举弄得外戚人人自危。不久，李国瑞不堪其虐，在狱中自尽，更在戚畹中引起一番惊恐。很快有人打听出搜刮戚畹是薛国观出的主意，于是薛国观收受

430